



风情写真

春到日月岛,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机与活力,更是一种希望和憧憬。这里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,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与慰藉。

春到日月岛

□张建忠

春风吹拂,万物复苏,日月岛这片被春之神眷顾的神奇土地,在四季轮回中迎来了又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。春风如同一位温柔的画师,为日月岛描绘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。

当第一缕春风轻轻掠过,沉睡的日月岛缓缓苏醒。脚下的泥土变得松软而富有生机,这是春的气息渗透其中,驱散了冬日的僵硬。路边的小草听到了春的召唤,从土里探出了脑袋,嫩绿得可爱,它们紧密地挨在一起,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柔软的绿色地毯。每一株小草都充满生命的力量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在欢呼着春的到来。

岛上的树木也在春天里焕发出新的活力。那些曾经光秃秃的枝干,如今已冒出了无数新芽。柳树垂下柔软的枝条,像是一道道绿色的丝帘,在风中轻盈飘舞。桃花、杏花竞相绽放,桃花粉嘟嘟的,如同少女羞涩的脸庞;杏花则白里透红,宛如天边的云霞散落人间。这些花朵争奇斗艳,散发着阵阵芬芳,引得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,忙碌地穿梭其中,为这春天的胜景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日月岛的湖水在春天变得格外迷人。湖水清澈见底,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。春风吹过,湖面上泛起层层涟漪,犹如无数条银蛇在欢快游动。鱼儿们欢快地游来游去,时而跃出水面,时而在水底嬉戏,似乎感受到了春天的喜悦。湖岸边垂柳依依,与湖水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

春天的日月岛是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。孩子们在草地上嬉笑玩耍,放风筝的人们奔跑着,手中的风筝越飞越高,与蓝天白云融为一体。老人们坐在长椅上,享受着温暖的春光。年轻人有的漫步在树林间,享受着爱情的甜蜜;有的拿着画板,试图将这美丽的景色永远定格。

夜幕降临,日月岛在月光和星光的照耀下更显宁静美丽。草丛中的昆虫开始奏响夜晚的乐章,此起彼伏的鸣叫声宛如一首美妙的交响曲。盛开的花朵在夜色中散发着淡淡的香气,弥漫在空气中,令人心旷神怡。

春到日月岛,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机与活力,更是一种希望和憧憬。这里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,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与慰藉。



漫步古城

每一条老街,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味之曲;每一条老街,就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之歌。

老街夜曲

□张晓惠

金红、嫣红、火红,夕阳御裘似锦,暮色苍茫中,黄昏斜阳在北海老街骑楼廊柱间,映下丝丝道道的金色、红色的隐约琴弦。

华灯一盏一盏如花般绽放,骑楼廊柱间的琴弦晃悠起来,老街的石板光透锃亮,楼墙上的褐色影影绰绰,骑楼廊道里的店铺人群笑意盈盈,在灯火阑珊间的老街弹拨起繁华悠然之曲。

近百年之前,这老街曾是北海最热闹的商业街区,老街商号林立,店铺鳞次栉比,街面寸土寸金,历经百年历史,众多老字号店铺,商号名称仍依稀可见,块块商店招牌耀人眼目,间间店铺经营各异,家家餐饮各具特色。

夜色灯影间见着许多青铜雕塑,缓缓吟唱着曾经的历史故事和地域风情。享誉中外的北海商界四大天王塑像,在老街上品茶下棋、聊天闲谈;一尊高大的英国洋人雕塑,全神贯注地摆弄着一台老式电影机。1903年,这个名叫李慧莱的英籍洋人医生,在这繁华鼎盛的北海老街,放映过轰动世界的无声电影;三位风姿绰约的渔家妇女,体形丰盈姿态优美,似乎放开嗓子唱着海歌又似在呼唤,是在等候她们出海的父兄还是丈夫……

咸湿的海风有些暖,喑哑低沉的浪涛和声穿过骑楼拱券,拂过这些被岁月腌渍过的青砖墙。低沉的哼鸣声中,巴洛克雕花的装饰映照出当年南洋商贾的旧梦,二楼廊柱间的蚝壳纹窗,依稀有着百年时光在乐声间汨汨流动。

在这条老街上,步子是走不快的。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。驻足、仰望、惊叹,用手机、相机拍摄。那一栋栋欧式古老的骑楼,整齐排列紧密相连;那小轩窗上很东方的雕花,历经风雨的侵蚀早已染成黑褐色的灰白;那中西合璧的古老建筑,厚重沧桑且幽雅大气,一曲浸染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四重唱……

老街上有着东南码头、基督教堂、三黄庙宇、丸一药房、古老的水井、北海海关大楼、大清邮政北海分局、电报局旧址、房产界碑等建筑遗址。老街穿越悲痛的晚清、动荡的民国、悲壮的抗战时期,至今仍饱经沧桑的老街依然稳稳地屹立,在北部湾海岸唱出民族之魂和海浪之美,豪迈又深情。

足下的青砖在灯光下锃亮出岁月的沧桑与悠远,墙上恣意攀援的老藤与夜色中依旧蓬勃艳红的三角梅相依相偎。这条街美食的兴旺与发达,只限于一层的花枝招展与人声鼎沸,二楼以上的老楼旧房则披着岁月的风霜雨雪,全力庇护着安逸与欢喜同在的烟火人间。

老街和人一样,上了岁数后心胸更宽了。这不长的街道上,“虾饼罗”“芒果西米露哎”“星巴克good”……沿街店铺的老板、伙计有说粤语有说“散装”英语,还有东北话、四川话的南腔北调。冲过枪炮淋过弹雨一路走来的老街坚韧稳健包容大气,教堂与土地庙相依共存,四川的红辣子与越南的滴漏咖啡比邻而居,海鲜铺子、糖水铺子、珍珠店,穿老式长衫的老人、露肩裙装的少女,虾饼在油锅里绽开的脆响与诱人的鲜香,在老街上交融相会出和谐万方的混声合唱。

每一条老街,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味之曲;每一条老街,就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之歌。

海关大楼的钟声荡开夜色,灯光和着月色正在骑楼的雕花窗上谱写新的乐章。这曲浑厚又激情的交响中,有殖民时期黑胶唱片沙沙作响,有抗战烽火淬炼的青铜编钟,有改革开放的电子合成音,更有永不褪色的渔光曲。当咸湿的海风穿过骑楼连廊,两百多年的故事便在光弦震颤中苏醒——每块渗着蚝壳粉的墙砖都是音符,每道龟裂的灰缝都是谱线。北海老街的一代代,都是乐曲的谱就者与指挥家。

边走边想

李老师的梅园

□王诵诗

我教高中时的一个学生,要去看梅花,确切地说,是去看他的老师,这位老师姓李,是他读初中时的数学老师。令他最不能忘却的是,有一次重感冒发烧,正授课的李老师发现他有点不对劲,嘴唇满是水泡,就问他的情况,他说不碍事,李老师一摸他的额头,烫人,李老师生气地说:“怎么不碍事?”一下课,李老师就背着他,直往镇医院跑,挂号找医生,拿药输液,陪护大半上午。输完液,他退烧了,感觉还可以,李老师背着他回学校,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现在真的不碍事了,我能走。”李老师就陪着他慢慢地走回学校,从家里提了一瓶开水,放在宿舍床前,嘱咐他按时服药,多喝开水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李老师也早已退休,带着他的老伴,在一个偏僻的村庄,种植一片梅园,多次邀请他去看梅花。春风吹绿了大地,李老师给他发微信:“梅花就要绽放,你抽空来看看。”他经营一家茶叶店,为了生计,“有利无利常在行里”,平常守着店,多少也有点生意,一般不离开。这一次,不能再推辞了,也是想着李老师,就开着小车,带着我,直奔梅园而去。

一百多里路,打开导航,大路小路,左拐右拐,我坐在车上,不知不觉,也就到了。李老师在梅园边等候,学生一下车,两人就紧紧拥抱着,大半天,这才想起我,李老师和紧紧握着手,连说:“不好意思。”我们也熟悉,有什么不好意思呢?当时在两个学校,我们都任教导主任,经常一块开业务会议,只是多年没见面,都老了,沧桑在脸上刻下了时间的痕迹。

梅园好大,李老师陪着我们,在梅树之间转悠,不紧不慢地介绍梅树的品种和习性,也介绍种植和管理的方法,我听着,并不在意,并没听到心里去,只是关心树上的梅花,寻找有没有开放的梅花,一个个花骨朵含苞待放。李老师说:“来得有点早,再过几天,梅花就全绽放了,到时可香了。”梅林深处,有的树上,一朵半朵梅花,有红的,有粉的,鼻子凑上去,淡淡的香,抚慰我赏梅的心灵,给了我许多想象的空间,就这样,也恰好。

十多亩梅园,几乎转了个遍,有点累,李老师对学生说:“委托你,去镇上饭店,招待一下王老师,我还有点事,就不去了。”我猜想,你有什么事呢?到了你的门上,还叫我的学生在镇饭店招待我,真是的!路过看到梅园三间小房子,很简易,门口坐着一个老太太,双腿盖着一床小棉被,浅浅的下午阳光落在她憔悴的脸上,漫不经心地,和她打招呼,一点也没有反应。李老师赶紧过来和我说:“这是我的老伴,多年来身体不好,年前刚动了脑瘤手术,正在恢复中。”

怪不得呢!我进了小屋,没有空调,几床棉被覆盖着木床,摸一下被褥和席子底下,铺的是秫秸。李老师和他的老伴,都是中小学校的高级教师退休,况且,城里的教师新村,还有住房,他们不去居住。十几年了,守护这一片梅园,这不就是“梅痴”吗?

刚才在梅园转累的时候,我就想歇歇喝茶,现在看来,李老师没有让我们进屋喝茶,原来是这样的。我们当即立决,不去镇上吃饭。李老师看强留不行,就说:“我挖几棵梅花树,你们带回去栽。”学生说:“我住的是楼上三室一厅,没地方栽。王老师家有一个小院子,可以栽。”

李老师挖了两棵新培植的品种梅花树,剪了枝杈,用塑料袋裹了根部,放在汽车里。学生把我送到家,帮我把这两棵梅花树栽在院子里大门两边。我记着李老师一再叮嘱我栽培的注意事项,还记着这两棵梅花树的名字,西边的叫金钱绿萼,东边的叫朱砂乌梅。十几天后,东边的那一棵朱砂乌梅,虽然弱小,不知何时,枝条上露出几粒梅朵,染上了深红,动人!